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子抄釋卷七

明 呂柟 編

朱光庭録第十九

性靜者可以爲學釋性動者習靜亦可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淳釋能知者必能養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正釋此有為而發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淳釋心得須自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釋默識亦深程子看大淺

學始於不欺闇室釋過此坦然行矣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釋始學亦難免解釋既喻矣即當超然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釋不定亦係未勇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

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釋習熟自化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

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釋此禮甚近人情與卜吉冬至祭始祖等說又異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釋音出陰陽自然之義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伯淳　釋是非皆不可尤人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　釋惟此忠信為難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故荀子不知誠釋誠有二用荀言亦可取故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

陳淵拾遺第二十

孔子生而知之者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

所不通七十從心然後至於命釋孔子實如此用功來非但爲教人也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釋矢作陳解是

李叅錄第二十一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釋惟篤實能格人心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

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釋佛之盡心知性與吾儒異耳

馮理拾遺第二十二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

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釋漢儒亦有大義在但指應太過致人不信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釋後儒於易上或作或添卦者則於易之義恐未得也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槨子厚破得他不是若

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釋看月令如看易卦隨事立文耳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釋人事盡處命可立

羅從彥拾遺第二十三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釋恐論語亦曾有二子所記而其門人寧之耳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葢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釋此解明實

胡安國家本第二十四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釋欲學者照如此學忠恕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釋窒欲甚難耳

思慮不得至於苦釋苦則不能自得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釋有切用處雖博識何奇然須種種辨别得聲色臭味方可

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著利害便不是釋除是有仁智心者方能爲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

豐問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　釋此必有機括轉移恐未可疑也）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釋此與孟子意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

陷人於惡釋此須有作用感化者可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釋風動竹者自然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釋一致力盡心便仁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為輪

其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棄自暴則不可與爲善釋性才皆出於天其氣同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顔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顔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顔子而樂道不爲顔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識伊川面釋樂最難尋若到得後方有所樂耳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甞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

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顔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神祠廟宇人始知爲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爲善之具又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顔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顔子樂道辜負顔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釋樂便是道而人未之識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葢指其適子端彦也語絶而没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俟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彦而何議始定或為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

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語　釋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未必然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釋有本者之言自能感動君上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釋定夫之解明白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釋此亦向晦宴息之意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釋道未易聞聞之雖夕死可矣篤志力行恐未盡耳

游酢拾遺第二十五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釋王以用言程以體言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回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

陋巷何足樂葢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釋別有所樂富貴換不得也

問佛戒殺生之説如何曰儒者有兩説一説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説不是豈有人為蟣虱而生邪一説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説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釋力能勝之語恐誤傳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釋所謂不孤不必比黨只天下歸仁便是

王蘋春秋錄第二十六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釋詩書易皆前聖言春秋夫子自作即詩書易之用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

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釋春秋以獲麟絕筆豈得無意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釋革命在人心上看

建陽大全集拾遺第二十七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煢孔獨聖人未嘗無

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甞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甞無欲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釋此便是七情之正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釋荀失於言楊失於行其過均乎

楊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言便不是了釋此言足以革作文

者之弊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中庸矣道一作到 釋此是穎悟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釋冬向日夜向月知向火水矣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釋恐子夏亦不可小看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

大體通論易而終於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釋易皆為德行而發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釋洪綱大目非周公不能定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釋據此可以修己可以觀人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

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釋纔玩氣象便於自已動靜上用功矣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煞到上面也釋二子通悟

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釋止是能用人言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忠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釋此大義急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釋薛公據當時事勢言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釋有婦如是烈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丘道廣釋寔志遠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

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啟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興建成史所書卻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令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釋道

重大綱不然

苟苟而已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令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警動敬而遠之

釋此見宋治

不及於漢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項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强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錚客當不竟不乘轎亦不留名釋錚字未曉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極有害釋此亦極有驗

汝之多癭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釋少字下疑有脫字

酒是麴糵為之以亂其氣人茍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怪釋只酒後把持便驗得志能帥氣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

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為害或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己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釋此亦仁術

令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内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宜然而行者也釋知我則知天地日月

凡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

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令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釋量要先有識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恥令學佛者反以為幻妄此誠為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

常理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為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釋死生順有不額偷生者矣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釋艮卦尤廣而切

時紫芝集微言第二十八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皷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釋言天地

不仁亦恐未安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毋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僉都一日差王某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産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釋少察處便是少仁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釋懲忿窒欲是減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釋言忠恕不可析也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釋大學亦是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言四方釋皆以其近而告之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

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釋漢儒多借經生義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釋儒所學者王道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釋當蕡之時而又無蕡言乾坤毀矣待致位高得君深而言則已共化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釋文末也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釋能仁則能集義

子謂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釋尹張其後也驗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釋觀此程門師弟子言甚真實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

信取理釋程子以理自處矣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酉室所聞云田夫釋耒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釋起人敬亦非細事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釋程子不止稱顯道亦以覺公掞耳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大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釋此抑揚進退人物之方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并股踵皆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釋據此則三日小斂非宜

學者要先會疑 釋疑便可明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釋帝正月擬王正月乎未必然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絶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釋程子此處亦難矣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胷中無事如此有朝吏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胷中不是無事 釋坐睡恐

亦未善若倒執手板者亂矣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釋陳言蕩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釋始造亦要涵養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釋定心只有知止一方

楊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釋須會觀自已方能見天地聖人

朱公琰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

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釋此便見子瞻害道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皋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令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釋此豈惟可解馮理乎

崇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尹焞張繹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

釋此雖有感而
言自是實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顥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 釋步庭中月而始誌堯夫堯夫亦可謂有所得乎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 釋與叔此言太過葢從遊程門後發不若伊川言乎

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

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琰問之公琰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弔不同二蘇悵然而反曰鏖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詬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吕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釋蘇氏學成文章何用乎

伊川主溫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釋伊川不答者知其誚也

或問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至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釋即科舉亦有學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_{釋此見二子之和介}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_{或云建中間 釋謝能信其師矣}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熈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葢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

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釋此明道仁義並有存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

行之無難矣釋此齊一變至魯之意

范溫識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

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釋程子可謂知思叔矣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釋此可謂厚淳夫矣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釋亦以自訂

二程子抄釋卷七

二程子抄釋卷八

明　呂柟　編

傳聞雜記第二十九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伯淳為予言（見塵史王得臣字彥輔）

釋聚廳喫飯便可觀

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

同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釋此亦互相頡頏之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見呂氏家塾記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見呂氏發明義理釋正叔深知君實

釋斟酌在人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内侍至資善傳旨權罷

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歡藥恐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畧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釋德音發聞之難如此非正叔不能得一語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云進說甚

多
釋此勝於講一部四書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寛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
釋忠臣委曲如此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駮以為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窓已得旨而吕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内云此待别譬畫未知何所也
釋豈惟主上不可易回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邇英新修展御座比舊邇後寬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窓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右范太史日記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過故因循至此專奉手啟幸便為之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

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釋此得伯溫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

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

溫同聞之釋革弊只怕有已意在

荊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荊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荊公曰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悞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釋安石有子如此難論政矣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名程正叔為崇

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釋正叔既知自處又知處人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

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釋凡伯淳言皆處世之道可謂高遠矣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

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釋世亦有如此老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鑿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

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立也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釋此便是制情之方

明道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釋無本不立

明道在潁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云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子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聽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甞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釋楊謝初起便不同衆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

愧此四字釋此賢希聖之實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右四條見龜山語錄釋此非但伊川早立亦原明早見

扶溝地卑歲有水患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我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

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右見庭聞藁錄楊公之子迥所記釋賢人所至便有心於愛物

朱公掞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釋春風雪皆一意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范堯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却無許多也釋只仁忠之心切故推之即通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右見侯子雅言釋只此便可學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吕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

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釋只是無所累耳）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釋只當教之以道）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潁川人）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釋若外物則不

可著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側皆亂也 釋此亦近人情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釋富貴榮達若不學則亦淫矣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為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告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某說亦不過此

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所記尹和靜語釋此可謂發揮明白人當致力求矣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釋步步皆法樣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

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從何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告子安子安由此遂服

釋此只是自得方有此言

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釋此具簡易矣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

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釋靜坐為始學者設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曽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項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釋學不在衣冠上

先生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㸃頭釋首肯處難言也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釋此便是論語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釋事天不是一言便了

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釋道待人而行

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釋明道語便親切

昔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作之自不須某費工夫也劉傳既成來呈伊川門人請觀伊川曰却須著某親作竟不以劉傳示人伊川没後方得見今世傳解至閔公者昔又有蜀人謝湜提學字持正解春秋成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子

方可作謝久從伊川學其傳竟不曾敢出釋此須得聖人意後方可作

張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自見伊川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朴茂釋文字少便是有所得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持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靈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釋主一只是遇一事心在一事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

川曰何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釋涵養方得之于己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釋命在天要人安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令子

姪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窻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質 釋此錫類也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

看得破釋有所雜者終必露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釋非心解力行亦不能會得說話

周恭叔行己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然其進鋭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㑹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娼其可乎釋人心難持如此

溫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遮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

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輙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釋氏可謂得程尹氏之傳矣

王介甫與曾子固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子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絶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役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釋當時已稱聖人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坐問正

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頴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頴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向言政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釋此可以知進退取予矣

王子真期佺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葢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

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侍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釋此中亦有感應之機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囊襪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没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

令某來見二公若彥明則某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某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學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釋尹之答孟甚切近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闕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釋只如此答其人亦自可見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

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遂日虎皮坐是日更不坐虎皮也横渠乃歸陜西釋横渠讓善之心甚切然此等恐多程氏門人所記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闕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曽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茘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

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釋如宋仁宗於治世如三代何有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他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釋半年後得大學西銘看此意要思得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再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釋氏尹真切確實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

門誰最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感大煞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釋自得如此之難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

此聖人所以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邪溫公竟如舊説（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不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釋夫子四十不惑）

先生曰近有人説伊川自比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受見伊川説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決無此語

也釋伊川多以門弟子比由求然而伊川比由求則廣矣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

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釋知分亦難況守乎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閲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

美曰近日學者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釋此四句

括畫易道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釋感應只是誠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釋聲在鐘內方得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釋私心便是多一心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釋此無不通者

張思叔與和靖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

疑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聽明道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伊川喜右四十條見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　釋此亦似回賜品題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孟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釋必有事焉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釋二子和介如此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騂然釋此便是聽其言也厲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

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右五條見震澤語録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釋樵亦隱者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絶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

吾道之所以貴哉先生曰然右晁詹事文集說之以道　釋禮合處是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釋此亦見其厚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釋只如此答便近神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右五條見晁氏客語

不知何人所錄　釋唐鑑多主用人皆伊川發之也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甞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顧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釋此意極仁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釋此不有博奕者乎之義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釋此三不幸入道便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右見呂氏童蒙訓本中字居仁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釋此可破惑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釋尹子在程門猶曾子在孔門也

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内若用此理
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
然有所得也因説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
因讀易至敬以直内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
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
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説晁以道嘗説頃嘗以書問伊
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没
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

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釋且只當就康節長處答更好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令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耳 釋若說調停便差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右見

呂氏雜志釋

莊敬無餘事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有記右二事汪端明記釋變在外不變在己

二程子抄釋卷八